

北京什刹海研究会 什刹海风景区管理处 编著

诗文荟萃 什刹海

陈功题签



北京出版社



什刹海丛书编辑委员会

名誉顾问：单士元

顾 问：周 南 黄 过 王金鲁 段天顺
李炳华 丁磐石

主 任：侯仁之

副 主 任：赵重清 黄亚昌 赵 洛 康 奉
萨兆洵 李 宏 李 敏 张必忠
杨 月 徐秀珊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左汉桥	刘可兴	刘宁勋	李 宏
李 夏	李 敏	汪培基	杨 月
侯仁之	赵 洛	赵光华	赵其昌
赵重清	张 志	张必忠	悦光昭
徐秀珊	康 奉	黄亚昌	萨兆洵
谢辰生			

《诗文荟萃什刹海》

主 编：康 奉

执行副主编：萨兆洵

副 主 编：赵重清 李 敏 张必忠 徐秀珊

资 料：萨兆洵 张必忠 李 敏 徐秀珊

竺亚青 柳 捷 张希穆 赵 琳

注 释：李 敏 张必忠 李 宏 刘可兴

徐秀珊 柳 捷 张 志 萨兆洵

康 奉

出版说明

北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什刹海是北京富有人民性的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

什刹海的前身白莲潭曾作为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起点，也曾是北京先民的重要水源。入元以后，它成为南北漕运的终点码头，明清两朝又成为多寺庙、多府邸、多名园的风景区。总之，在什刹海，无论是人文胜迹还是自然景观，都包含着极为丰富、浓郁的历史文化内涵。

近几年，随着北京市改革开放的大潮，什刹海日益引起各界人士的兴趣和重视。1992年9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了《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总体规划方案》，将什刹海的开发建设提到了日程。如何在开发建设中既适应时代的要求，又保护什刹海原有文化内涵，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基于此，自1992年起，北京什刹海研究会与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管理处联合组织编纂《什刹海丛书》，并于次年出版了《京华胜地什刹海》。该书面世后，受到海内外各界赞誉和鼓励。之后，经过近几年的努力，作为丛书的第二册《诗文荟萃什刹海》业已编纂完毕，即将与读者见面。借此机会，我们做一简单介绍。

如题所示，《诗文荟萃什刹海》原则上选录什刹海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的有关诗与文，诗是自元初至近年的一些旧体诗

词，文是自元代至本世纪 90 年代的一些记述文章，时间跨越了 700 多年。其中诗词 269 题 392 首，文章 49 篇，作者 219 人。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力争用所选诗文来较多较好地反映什刹海的历史风貌。

通过对这些诗文的收集、整理，我们确切地感到，由于什刹海特殊的历史位置，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少文化名人在此徜徉、居住、雅集、吟哦、写作，以致留下浩繁的与其相关的篇章。如果说，什刹海是北京城一环绿色的宝石项链，那么一些有价值的诗文则是镌刻其上的铭文图画，从而为什刹海美丽的自然景观平添了富于吸引力而动人情思、引人向往的人文气息。

应该说，许许多多有关什刹海的诗文，形式上是多姿多彩的，内容上是丰富深厚的，除吟咏自然风光外，还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俗以及什刹海周围人文活动的，从而构成了有关什刹海地区的历史画廊。

我们所做的工作，还只是一点尝试。如果通过本书，读者加深了对什刹海的理解和情感，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有所裨益，我们就感到十分欣慰了。

本书编纂之前，张必忠先生曾编辑有《什刹海诗选》。在此基础上，什刹海丛书编委会进一步明确编书宗旨，又组织多人遍查历代文集、京华史志、善本原版及正史稗编，广泛收集资料，再经反复稽考，进行编排和注释工作，终成此书。在编纂过程中，《什刹海丛书》编委会主任侯仁之先生对选编工作十分重视，给予具体指导。赵洛、赵其昌、刘宁勋三位先生审读了本书大部分诗、文，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囿于编者水平，在选编、注释等工作中难免有失误之处，

敬祈读者指正。

北京什刹海研究会
什刹海风景区管理处
1997年8月

试析什刹海地区的历史文化积淀

(代 序)

康 奉

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后简称什刹海地区)自1992年9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总体规划方案》并付诸实施以来,不断地积极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力争使这一“京华胜地”放出更加灿烂的光彩,为伟大的文化古城、首都北京增光添色。我们编辑本书也正是要实现上述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竭尽绵薄之力。

什刹海地区之所以被人们盛誉为“京华胜地”和“古都明珠”,不仅在于其优美的风物景观,而且还在于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这个并不是很大的地区中,有着许许多多的名迹胜地。如果我们不仅重视这一地区的风景旅游资源,而且也同样重视它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并能够认真地加以发掘和研究,汲取其有益成分,必将对建设伟大首都北京和弘扬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十分有意义的作用。《什刹海丛书》以及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诗文荟萃什刹海》的编辑出版,具体说来其意向正在于此。

以下要简略说明一下本书选材的时间范围。关于这个地区

的名迹，元代以前曾有为数不多的记述，而关于这里的文学活动以至更广泛的文化活动却罕见有记载。唐初贞观时在今地安门桥西北建火神庙。“大名鼎鼎”的金兀术（乌珠）在此地区迤北建北相庄。这些虽皆仅见于片断记述，却都是值得考证的有价值的史迹。但是这一地区出现划时期的大发展，则是元初修通惠河（公元 1292 年），以积水潭为漕运终点以后的事了。此后，随着南北漕运的畅通和市廛商贸的兴盛，这一地区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学活动）也就相应地大大活跃起来，后因时势变化而屡有起伏，但从历史的发展和趋向来看可以说是经久不衰的。从元初通漕起的这一段历史，算来迄今也已有七百余年了。概而言之，自十三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末期，历经元、明、清、民国到新中国，这就是本书选材的时间范围。

本书所选作品中最早的一篇是元代王恽的《通漕引》，其写作时间从诗中的叙述来看当在修通惠河之后，通漕之前不久，大约在公元 1292 年。以此诗为始，全书共选刊诗词 269 题 392 首，文章 49 篇，作者共 219 人。时间最晚的一篇是溥杰于 1992 年给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的题诗。从 1292 年到 1992 年，起迄时间恰恰是七百年。

限于篇幅，本书仅选了上述一些诗、词、文章，很难说得上充分，恐不能满足读者之厚望。但从所选作品的内涵和作者的构成来说，我们还是尽量争取做到比较广泛而力避偏颇的。首先从作品的内涵来说，我们并不是仅选写景之作，而是注意情景交融，努力使历史、经济、文化、民族、民俗、宗教等等多样的有关内涵交织在一起。其次，从作者的构成来看，较早的为元代人，其后包括明、清、民国，直至一些当代人士。其中多数为汉族文人，亦有一些是满、蒙古族人士；多数是衣冠俊彦，亦有一些是巾幗才人；众多的儒学信奉者和一些僧侣、

道士殊途融汇；众多的祖国大陆人士的作品和一些台、港、海外人士的篇什异地同辉。

这些作品的作者，从他们当时的社会地位来看也是较广泛的。其中“贵为天子”者（如康熙、乾隆两皇帝）和“天潢贵胄”（如成亲王永理、恭亲王奕訢）、高官显爵，以至一些掇巍科、登鼎甲、一时名满天下之士（如元之虞集、明之吴宽、清之张之洞）等等，这些人全算在一起在本书 219 位作者中也仅占少数。与此相比，一些微官末秩、微士隐逸也占少数，至于像元傅若金那样的以一织席工出身而刻苦自学成才并以诗名于世的不过是个别人而已。作者中的大多数则是曾获一定的科第功名，入仕后浮沉宦途谋得一官半职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幼承儒训，多是胸怀经国济民之夙志，但格于世道之艰难，政治之黑暗，往往坎坷不伸，中怀悒郁，时则三五相携，啸傲湖畔，寄情烟水，发为词章以消块垒。其作品中颇有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苍生疾苦和社会底层的呼声，尽管往往是以迂曲隐约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应当肯定它是具有一定价值的，而决不应视之为那种纯属风花雪月而缺乏真实情感与文学价值的无聊之作。

在这里还要结合说明一下，我们在选材取舍时有一种考虑，即有的作品仅从其文学价值来看并不高明，有的作者品德有亏或政治上开倒车（如保皇复辟等），还有个别人在民族大义上大节扫地，但我们认为在选取作品中既不应单纯地取决于文学价值，也不应由于政治、道德等因素而以人废言，只要作品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即适当地予以选取，这当有助于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参考，至于存在的有关问题我们相信读者自能予以客观的评断。

往史悠悠七百年！首先，让我们通过本书所选的作品回顾

一下它反映出的历史波澜。

位于京都、“去天尺五”的什刹海，在漫长岁月中默默地成为历史的见证。有多少煊赫一时的帝王将相，有多少权倾中外的显爵高官，有多少端品励行的志士仁人，又有多少文采风流绩学才士，都已如云烟过眼。几经沧桑剧变，几经国事兴衰，政坛几经风云变幻，宦海几经汹涌浮沉，科场几经得失悲欢，还有历史洪流中不断冲激变化着的芸芸众生之喜怒哀乐，等等，这些构成了深厚凝重的历史积淀，在这样一本作为诗文选集篇幅有限的书中很难充分予以体现，但本书所选入的不少作品从不同侧面以不同表达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对此有所吟咏，有所诉说，有所反映，可供我们鉴识、分析、研究。

元初王恽《通漕引》对修通惠河通漕大加称颂，说“役徒三万期可毕，一动虽劳终古利”，盛赞修河劳动者的勋绩。但他同时又对京都一些显贵漠然不顾稼穡艰难和修河劳苦一味奢靡浪费，深表不满。此诗结尾用唐明皇时修广运潭通漕到长安，功成闻《得宝歌》而大悦的故事，说：“休说春潭《得宝歌》，长笑韦郎空侈丽。从今粒米斗三钱，狼藉都城乐丰岁。”韦郎指生活奢侈、日食万钱的唐郇国公韦陟，作者诗中借以比喻嘲讽元代的一些显贵。随着通漕，一些贪暴的“接粮御史”经常横行于海子一带，张翥诗就加以揭露和谴责，还对沦落在这一地带被迫卖笑偷生的风尘女子深表同情。

到了明代，一些昏庸之君连踵失德坏政，一些大宦官（如刘瑾、魏忠贤）和权相（如严嵩）或先或后乘隙窃柄祸国，大为民害。本书所选的作者中有些人，如李梦阳、何景明、黄正色、王世贞、米万钟等，因仗义执言为民请命而大受打击。以上这些正人端士的诗作虽多系表露消极遁世洁身隐退之情的篇什，实际上蕴含着在当时高压环境下对政治黑暗的不满情绪。

他们强项不肯趋附恶势力，而自甘于处危难，茹苦辛。从这一点来说，这些诗虽缺少激昂慷慨的抗争之声，实际上也不失为不平之鸣，应予适当评价。

晚清至民国间，内忧外患不已，政客军阀争权夺利，人民痛苦不堪。选入本书的一些作者也在其作品中发出了忧愤沉郁的声音。如黄侃“朔野正怜春物少，危楼仍见夕阳低”，林思进“匆匆逐热看人忙，水阁微风吹酒醒”等，皆是即景发弦外之商音。清末刘履芬位不过县令，因上司冤杀县民，他力争终不能救，竟自刎而死以示抗议。若仅从其词《玲珑四犯·什刹海观荷》来看，虽见才情，也不过是比较一般的即景抒情的婉约之作，真是难于发现这竟是出于一位正义感极强、秉性如此刚烈的正人良吏之手！或者这可以理解为他平素对时政虽牢骚满腹，而有时不得不寄情于烟水以聊事抒发吧！

在那个时期，面临严重的外患，而朝廷廊庙之中却倾轧不已。在慈禧太后当政之下，连恭亲王奕訢的诗中有时都难免流露出出世之想。他在什刹后海南岸的镗园登楼赋诗云：“无术身超尘俗外，有情梦想水云中”，当系有感而发，不能简单地视为陈词滥调，无病呻吟。其弟醇亲王奕譞也是忧谗畏讥，惴惴不安，赐杏黄轿不敢坐，与其子光绪皇帝亦不敢多会面。还有传闻西太后早在光绪初年就有意赐以新府第，但他迟迟不敢表态接受。他在《什刹海即目》诗中说：“扰扰尘嚣接磨过，蝇头蜗角世情多”，真不像出于曾一度大红大紫的亲王之口，寥寥二语多少也可显露出其内心深处的郁闷和感慨。

国难不已，国耻深重，不足百年北京竟三度沦陷于外敌。上述的两位王爷都亲历过公元1860年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四十年后，到了光绪庚子年（1900年），本书所选作者中有些做京官的又曾亲受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辱。再过三十七年，抗

日战争伊始，史学大师、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等又亲历了日本侵略军占据北京的劫难。遗憾的是，本书未搜集到前两次外敌入侵时比较有分量的国人作品来表达对侵略者的谴责和挾伐，但在这第三次北京沦陷后不久，寅恪先生有一首诗很值得重视。他在日军陷城后不久即间关出走，流亡到云南蒙自而执教于西南联大分校，暂寓其迤近之南湖，看到它的风光很像旧游之地什刹海，即景动情，感慨横生，赋诗书愤。此诗很富时代感，虽成于遥远的滇南，而情感则深深地系于当时已沦陷的古燕都和什刹海。同时，顾随先生的《鹧鸪天》词和《净业湖边作》等也沉痛地蕴含着忧国之忱，发人深省。

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肇建，旋乾坤，与神州大地各角落一样，在旧社会已日趋衰败的什刹海地区也出现了大好转机，民生复苏，修治重整环境，观感一新。但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随之先后出现了众所周知的一些严重问题，造成很大损失。这一段历史背景也比较含蓄地反映在本书的某些作品中，而萧军谴责极左的诗句“三冬雪压千山暗，万里冰封百卉枯”，则显示出沉重和激愤之情。

令人十分振奋的是，终于盼到了否极泰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为我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什刹海地区也随之又生机勃勃，在建设方面周密进行规划并积极进行，切实地致力于文物保护和恢复，大力开展旅游业，推动中外交流。这些令人鼓舞的新气象，在本书有些作品中也有所反映。譬如老画家周怀民《寓居西海》诗发出了“闲居漫步赴佳辰”的欢快之声，并兴奋地咏唱“临池泼墨波皆染，一笑相迎来众宾。”看到重修后的汇通祠，他又以喜气洋洋的口气说：“雕梁藻井新修缮，喜近归侨海上来。”实际上他赞誉的又何止是一个汇通祠，举一反三，当能更好地理解这位饱阅沧桑的西海老人之思想感

情。

其次，让我们通过本书所选作品检视一下它反映的此地区之文化渊源。

根据记载，拥有上百处名景胜迹的什刹海地区一直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发展变化，尽管有时有曲折，甚至有时也有大破坏，但总的说它的发展是不可遏止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什刹海文化富有很大的平民性，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决非少数达官贵人所能垄断，而是渗透到民俗和群众生活中，得到广大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的参与，受到他们的爱好和维护。在历史的新时期，什刹海文化的发展更得到了空前良好的机遇，而有待我们很好地因应并抓紧努力。

从既往的情况看，我们既要充分肯定什刹海文化的平民性，也要客观评价许多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士大夫）在这一地区文化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什刹海的历史来看，众多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仅有诗词方家，文章高手，书法家、画家、金石家、篆刻家、收藏家、琴师、乐师等等，还有许多优秀的民间艺人和一些释道音乐家，各显现其身手，各施展其才华，在这一美丽的滨湖之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许多文人墨客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乐于进行群体性的雅集、文会，以文会友，同游共饮，吟咏弦歌，抒发情愫，~~交流观摩~~交流观摩，共求进步。元代大书画家、名诗人赵孟頫暮年与晚生后辈、青年才俊李材在海子酒楼的酬唱，传为忘年之交的佳话。明代李东阳的怀麓堂和西涯书屋，地处美丽的什刹前海之西，不时雅集吟和，这里逐渐成为“茶陵诗派”的文会之所。明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后七子王世贞等，公安派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等，尽管分别持有不同的文学主张，而百花齐放，先后在什刹海地区开展了群体性的文化活动。他们的一些

有关诗词给后人留下了雪泥鸿爪。

清代纳兰成德在其什刹前海北之寓所中的淥水亭、通志堂、花间草堂、珊瑚阁等处和其好友如阳羨词派的开山陈维崧、浙西词派的主将朱彝尊，还有顾贞观、张纯修、严绳孙、沈尔璟，以及画家禹之鼎、经纶，篆刻家吴晋等等经常雅集。其后，法式善在其什刹后海南的小西涯住宅设诗龛，后又迁梧门书屋，其住所成了他和其好友诗人吴锡麒、洪亮吉、张问陶，画家罗聘、盛惇大、张道渥以及善抚琴的积善、何道生等的经常文会之地。翁方纲在什刹后海滨的湖上酒楼（据闻即名为庆龙堂者）每月举行诗会，参加者有张维屏、伊秉绶等 24 人。本书选了上述几个群体中一些人的作品，其中不乏颇饶情趣之佳作。晚清以来的名流如张之洞、陈宝琛、李慈铭、樊增祥、陶方琦、李释戡、冒广生等等也先后不时在什刹海滨相聚为文会。后来，郭则沅、曹经沅和四大名医之一的萧方骏（龙友）等亦常在此雅集。

鲁迅在民国初年曾多次偕友人到当时设在广化寺的京师图书馆以及会贤堂，他的日记中有若干记载。国学大师章炳麟的弟子南社社员黄节、大书法家沈尹默、北京大学教授林纾、黄侃、大画家陈师曾、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和朱光潜、顾随、俞平伯、单士元等一些著名学者常偕友游赏什刹海，有吟咏什刹海的诗词或记述文章。

还有张伯驹曾寓什刹后海南，张中行曾寓广化寺迤近，朱家溍旧居在什刹前海迤东不远，溥杰、溥任兄弟的故居在什刹后海北的原醇亲王府，现居台湾的张秀亚和在加拿大的叶嘉莹曾在什刹海南的辅仁大学上学，本书也选了以上各位的有关作品。

“万马齐喑究可哀”，“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地区的文化

活动衰微沉寂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萧军曾于1978年12月与姜椿芳、张振等一些诗友聚会在他住了多年的“银锭桥西海北楼”组织起著名的“野草诗社”，并经常开展活动。萧军满怀喜悦地吟诗云：“野草春风雨后苏，芊芊莽莽满平芜”，又说：“寅回斗柄殷勤转，德有邻兮喜未孤。”这不仅是讲这一诗社和所在的什刹海地区，实际上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告终，拨乱反正后我国出现的大好局面的一个缩写。

纵观既往，七百年来人们在什刹海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游乐、写作、交往、观摩、敦谊，开展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同时又在这些群体的持续的文化活动中不断蕴育涌现出一批批、一代代人才继往开来，历经沧桑而流风遗韵相继相生，光前裕后，时焕异彩。

在此还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鉴于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民族间在文化上互学互助、交流、融汇，不仅对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十分有益，就文化本身的发展来说也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从什刹海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可以说，如果没有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互学共进，就不会有在过去悠久岁月中这个地区文化的辉煌。蒙古族诗人萨都刺作《京城春暮》诗则把自己形容为“蹇驴破帽杜陵客”，以汉族大诗人杜甫自喻自许。汉族文臣贡师泰，常奉召入宫为原是蒙古大汗现入主中原为大元皇帝的“至尊”讲授儒家经典，本书中选录了他纪此盛事的《明仁殿进讲》诗。明成化进士张弼的《花朝游慈恩寺》诗中有句云：“綵衲番僧通汉语，香酥鲜乳荐巴茶”。这可以说是当时各民族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一个片断记载。清代纳兰成德（满族）的绿水亭和法式善（蒙古族）的诗龕，在他们的倡导和组织之下可以说是几个不同民族文人才士共同进行活动的“文化沙龙”或曰“文化

俱乐部”。晚清时寓居什刹前海东南白米斜街的张之洞游湖邂逅素昧平生的奇克坦泰而欢叙订交并纪之以诗，传为佳话。满族的宝廷应汉族芷山道士之邀在湖滨观荷共饮，也有诗纪之，颇饶情趣。

再次，让我们从本书所选的作品中来探求品味一下此地区的民俗风情。

人们在这里按照民族的古老风俗，年复一年地并应时当令地进行着一些颇饶趣味、情调隽永的民俗活动，有些还带些宗教色彩，而又迥乎有别于迷信之类。

有一些按阴历订日期的节令和活动，如花朝（一般为二月十五日）出游看花，清明踏青扫墓，上巳（一般订在三月初三日）水滨集会修禊（祈福），六月二十四日“荷花生日”（亦称观莲节），秋禊（一般在七月十四日），重九出游登高等等。这些都是带有浓厚文化色彩的民俗活动。本书中所选作品有不少是吟哦、记叙这一类活动的，如李东阳、米万钟、韩霖、刘道贞、袁宏道、张维屏、龚自珍、樊增祥、单士厘、梁鼎芬、郑逸梅均有关于这类节令活动的诗、词、文章。除上述者外，法式善还在六月初九日李东阳生日在西涯举行诗会纪念。近人张元默（女）等于六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生日亦在什刹海滨集会吟诗。其实从未尝闻欧阳修与什刹海有何关系，这或可算是一种形式的遥祭吧！

上述这些活动多系文人活动，所谓雅人韵事，除清明、重九外，一般平民百姓几乎与之无缘。不过与此同时，群众性的民俗活动在这一地区也并不少，不仅文人，许多老百姓也扶老携幼来参与它。如正月十五日灯节（上元节）观赏冰灯，暑天在海子看浴象是件热闹事，元代宋褰有诗纪之。元、明两代自初伏起在夏季还不时在海子洗宫内的马匹，任人围观，元代朱

德润、明代贺世寿都曾纪之以诗。六月二十二日旧俗谓系火神爷生日，什刹前海东的火神庙照例举办道教法事，唪经奏乐，广邀人们来参加，朱家潘《什刹海梦忆录》曾纪其盛。中元节（七月十五日）是祀亡灵的日子，什刹海按旧俗要举行群众性的盂兰盆会，做佛教法事。人们举荷灯游湖，弄舟或在水边放荷灯，有时还要烧纸船。清代黄竹堂即有诗纪放荷灯。冬日酷寒冰封海子时，还可以坐冰床为戏，或聚观他人乘冰床奔驰为乐。明代吴惟英、刘侗和清代张问陶、富察敦崇的作品中对此都有描述。以上这些都是群众可以参与，而且乐于参与的一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对此，本书中也选有一些吟咏或记述的诗文。

最后，让我们通过本书所选一些作品来简介一下它对此美丽的滨湖之区的风景描绘。

自古以来，什刹海就其景色而言大体可以一个“美”字来概括。但随着岁月流逝，自然条件改变，京潞水运中断，湖面趋于萎缩，一些古迹湮废，旧园变为市廛，景物非复旧观，真令人不胜今昔之感。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展和建设规划的逐步实施，虽有许多问题亟待我们努力解决，但前景是很乐观的。风景如画的什刹海地区在人们不断战胜种种困难而倍加爱护之下，其烟花美景始终顽强地在大体上得到保持，令人欣慰。

从本书所选的一些诗、词、文章对什刹海和其迤近诸多名胜胜地的描述来看，不仅是上述的丰富历史文化因素，仅观其景色和风物也是很令人向往的。明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形容什刹海的美景是“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而雪后之夕，“冬水坚冰”，“月在雪，雪在冰”，言简意赅而概括出一幅月光下的银色冰湖的美丽而带点神秘的景象。这种冬季的